

近百年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

講座日期：11月14日

主講者／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前監察院副院長)

談原住民文學，首先得思考「文字化」這個問題。嚴格說來，文學活動不應該被「文字」捆綁，口頭傳述的神話、傳說、故事，祭儀巫咒中的神聖吟詠，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即興歌謠，都是人類文心的躍動。文學不是少數文字精英的特權，芸芸眾生皆活在文學中，參與並分享同樣的創作衝動。

作為部落民族，面對擁有權力和精密文字資產的異

己國族，最大的挑戰在於藉文字同化的有形、無形力量，剝奪無文字部落民族說故事的權利，斷送其文學想像和創作的能，成了別人甚至自己眼中永遠的「他者」，一種「第三人稱」的存在。

因而，討論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就得兩面作戰：一方面要贏回悠久的口說傳統；另一方面要掌握一個新工具，全面介入書寫世界，活化民族說故事和創作的能。

調查報告裡的原民文學

用近百年的時間跨度來思考原住民文學，主要是因為在日本殖民統治（1895）以前，臺灣花蓮、臺東一帶和中央山脈地區，各部族大致還保有自己



▲ 1980年代原住民「還我土地」社會運動。(攝影：潘小俠)

語言、文化和生活空間的自主性。和清代不同，日本殖民政府在改變、破壞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世界前，曾經投入不少力量進行土地資源調查及族群語言、社會、宗教、慣習、體質等人類學項目的踏查工作，因而蒐集、記錄、整理、保留並研究無文字時代原住民各族文化較原始的風貌，是現今我們掌握口傳時期原住民文學特

徵的主要材料。

此外，日治以前，原住民尤其平埔各族雖有借用羅馬拉丁拼音和漢字拼讀進行族語書寫的經驗，但並不全面。日治時期則不同，成功的「國語」（日語）教育，以及有效的原住民教師、警員人才的培育，造就了能操作日文的臺灣原住民知識精英。直到戰後三十年，用日文假名拼寫族語，無論在個人書信、日記、歌曲創作或聖經翻譯等事務上，都有相當的文獻積累，反映了文化劇變時代，民族文心猶豫、悲憤、委順與抗辯的實況。有關這方面資料的彙整和研究，目前還只是初步的階段，需要投注更大的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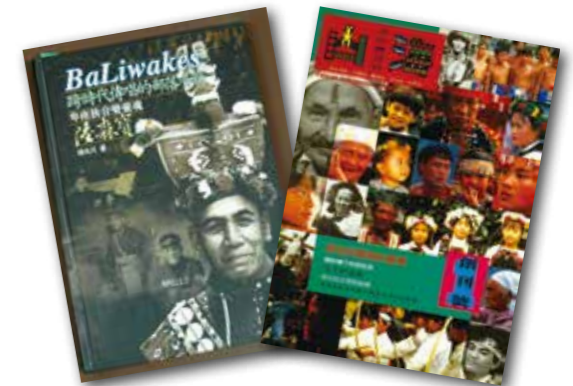
失語年代的吟唱文學力量

如果說日語是原住民的第一個「國語」，1945年之後它就被迫歸零了；近代「中文」，變成了原住民必須去積極學習、掌握的「第二個國語」。1980年代前，原住民社會最大的改變是：一、人口大量移入都市，部落空洞化，祭典儀式無法繼續舉行而快速廢弛，神話、傳說和和祭儀等口頭文學實踐的「場域」喪失了。二、「第一個國語」和「第二個國語」無法銜接，族語斷裂，世代經驗無法傳遞。這是臺灣原住民族最黑暗的階段，是原住民「失語」又「失聲」的年代。

不過文學沒有澈底拋棄族人。在近四十年的「黃昏」情境裡，族人混雜族語、日語和生澀的華語，以歌謠形式（口頭文學的老本領），記錄族人在礦坑、在遠洋、在林班、在鷹架上流離失所的身影。這種吟唱的文學力量，到了1980年代中期「原運」啟動，發揮了鼓舞和凝聚族人情感的強大力量。

山海世界：原住民文學的開展

隨著臺灣本土化、民主化的歷史進程，原住民的人權議題，以及在臺灣本土文化歷史的位置，逐漸被主流社會關注。臺灣文學的本土性自覺幾乎和原住民文學同時啟動。先有人從「題材」角度注意到原住民文學的存在；接著筆者在1993年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開拓屬於原住民漢語文學書寫的園地。由「山海」策畫推動的各項藝文活動，尤其前後十七次原住民文學獎、文學營、



▲ 2007年卑南族子弟孫大川撰述的陸森寶傳記（左圖）；《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右圖）。

文學論壇的舉辦，培養並發掘不少新一代的原住民作家，創作的範圍、題材、技巧和深度皆大幅成長。其中，田雅各、瓦歷斯·諾幹、撒可努、夏曼·藍波安、利格拉樂·阿鳩、巴代等名家，在國內不但屢獲大獎，作品亦多篇外譯為多國文字，備受國內外文學界肯定。

學術界也有新的發展，九〇年代末期，臺灣原住民研究逐漸掙脫人類學和一般社會科學的藩籬，往更接近原住民主體心靈的方向逼近，語言、文學、音樂和藝術的研究因而顯得愈來愈重要。臺大、政大、清大、成大等許多公私立大學紛紛開設原住民文學的課程，以原住民文學為題目的碩、博士論文亦逐年增多，成為臺灣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

結語

以「山海」為名定位原住民文學，突顯了原住民文學在整個臺灣文學裡的獨特地位和使命。不同於漢族本位的陸地思維，原住民文學召喚的是一個能符應臺灣山、海、島嶼空間格局的文學想像與文化建構。☞